

鹽鐵論卷第三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人田牧之利。池籟之假。及比邊置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



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求瞻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瞻非宇小而用非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瞻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

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新菜不能相瞻公田轉假桑榆菓菓不殖地方不盡愚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稅殊而已假租稅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子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疆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脩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

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墮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克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徧瀨。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

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

知脉理之媵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鐵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疆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玄菟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休

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
用鐵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
都尉管領大農事矣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
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
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
鐵之福也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
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
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
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

江臯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
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絲賦邊民苦於戍禦力耕
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
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
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
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温濕不
宜牛馬民跋耒而耕負檐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

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園圃，却羗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騶駼駃騠實於外廐。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聞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克用，牛馬

成群，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牝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

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勤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

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倣，田地日蕪，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文學曰：樹木數徙則殘，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

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連流皆在大家。更正畏憚。不敢督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爲之代出。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倣倣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取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

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若荼。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少者治其田里。老者脩其塘園。儉力趣時。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

禮者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或僵尸棄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

故庶人議也
御史默不答之

三卷終

鹽鐵論卷第四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弭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

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罌器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

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昔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騶。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

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
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
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
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
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
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印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
越荆楚罷於甌駘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
貉張窻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
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

臣爲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爲厮役
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
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
而行卑誹譽譽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
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
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
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
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
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

道以立名。脩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
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
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
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
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
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
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
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
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
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
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
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上若一。
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
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
耗。取之貴賤之間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

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克其位不爲權利以克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贍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

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挾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

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脩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載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

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脩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
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
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功伴伊望名巨
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雍牖高廬如潦歲之鼃口非
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
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
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
食觀其羅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脩道白屋
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

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嘆知
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
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
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
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
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耻以利易身
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穽食
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

鷓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鷓鴣俛啄腐鼠仰見鷓鴣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鷓鴣嚇鷓鴣乎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已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皆而悖於所聞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

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泰山鳴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鳴乎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姬不擇遠近商人不媿耻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側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

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闢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騫。過九軼。二翺翔萬仞。鴻鵠華駟。且同侶。况跛狎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其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

郊祭之牛。養食暮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上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得慕榮。以沒其身。從事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
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
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厚幣
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
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
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
免於世俗也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
於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

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
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
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
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已而後求名仕者先避
害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
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
後狂飛奔走遜頭屈體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
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
不足償於滅獲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

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大夫曰。文學抗辭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潔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成卒陳勝。釋輓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縉紳之徒。肆其長衣。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為臣。孔甲為涉。博士卒俱死。陳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為郡縣。伐能

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用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父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林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

辭小取大。鷄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重權。欺結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况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觀者也。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恭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

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家私之業也。當世豈豈。非患儒之患位者之虎飽鶴咽於求覽無所子遺耳。

鹽鐵論卷第五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偽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蹙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撥冠挂不顧而暇

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
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脩王道，作春秋。
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
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
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憂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
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
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
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
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

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
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
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王屑滿篋，不為有寶，誦
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
衆辭而已。文學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穆用
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
適梁，惠王問利，荅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
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飢，覩賢不用，無
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

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閼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

無相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為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

也。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者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聵，何特蟬之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之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譏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

瑟何膠柱之調也。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爲人師，用則爲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幸，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臨，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

調四時安衆庶育群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閔天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大夫不說作色不應也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為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于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敷之教令張而不施食

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脩詩云濟七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殖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

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大夫曰。至美。素璞。

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僞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味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鈇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卽里逐鷄。鞋亦無黨也。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

已之愚而荷負巨任。若無楫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涯之川。安得沮而止乎。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美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天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

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士加琢則爲宗廟器。否則斲養之。豐才。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爲姪。故飾愚者自以爲知。故不學。觀笑在已。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

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已。不能以已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觀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文學曰。騏驎之輓。益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

難六三謂不義也。我按宋高之。獨不可謂不賢也。大夫三公之學。若生不逢伯樂。則其才亦足以終。薑介毒。二言害也。東。三。謂。東。胡。建。是。之。二。子。者。以。術。蒙。其。毛。立。伍。伍。為。其。言。自。定。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任。得。不。往。言。不。示。刻。縣。公。主。侵。陵。大。臣。和。其。不。可。而。強。行。之。也。二。名。所。由。不。執。果。沒。其。身。未。魏。功。業。所。至。不。見。其。觀。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伏。而。以。為。知。計。而。以。為。直。不。遜。以。為。勇。其。遭。難。故。亦。宜。也。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中正之道。直已。

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強禦不阿所親
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
之人為重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
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
趙奢行之平原范曄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
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反諸
已而行非於人執政之大夫也夫屈原之沉淵遭子
柳之讚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
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
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效於
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
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衆口囂囂
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
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
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
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

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路。達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交通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循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空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

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戲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墮。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

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已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累負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

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皆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比人本往。以已為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伏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咎。其累而蒙其殃乎。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而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所以治之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為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

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墮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爲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譏。上而從以成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紲。悲夫。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萑葦而有藪。

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姪。蘇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明之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

邪臣得間。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誑。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頽。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恠焉。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

以道。從善不求服。服義不耻窮。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君子之為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脩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藜藿者。不可以

言孝。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為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

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音。盡禮義而已矣。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身。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絕。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為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也。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

非其貴者也。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魯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遠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藜藿者，葷如腰膾。

而後見肉，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藜藿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官，卑員由躐躋之養也。高臺極塹，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腰膾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京困而以養，非孝也。丞相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

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泚水。五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其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喧者以為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勾指。

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怫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真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亭歷似菜。而味殊。

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歛者不爲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策。虚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策。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

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訥訥不可勝聽。如品餘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在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宜用。宜略有可行者。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墮議。計慮籌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也。堵文學。衷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跋蹠。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洽過管。

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趨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鶡鳴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鳴。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間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

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
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
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不能用。故季栢子聽政柳下
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
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驚良。皆可取道。周公之
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
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騶御之。是猶梏
驥。鹽車而使責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大夫
曰。嘻。諸生闢茸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

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國。魯不用於
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
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涓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
頰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國病第二十八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耻。孔
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嘗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
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况乎位
天下之本朝。而施聖王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

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上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義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殖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

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鹽鐵亦非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悒悒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

執事夫藥酒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故愕愕者福也譏譏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賢良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渣滓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

弥薄而倍之滋衰也

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鄴滕灌之屬為輔雖既異世亦即閔天太顛而已高出西羗文王生比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厮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駑下愚不足以大議竊所以聞閭里長

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晏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耜。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脩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

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壇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几席緝。婢妾衣紕履。絲匹庶。糲飯肉食。里有

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踰鞠。乘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歛。從容傳白黛青者衆。無而為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衷。紕袴臬裝。生不養。死厚送。葬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耻。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女效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鹽鐵論卷第五